孤独实验

雾都路上的漫漫吟游

[日]夏目漱石 著

解璞 主编 仪咏器 译

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孤独实验 / 解璞主编 ；（日）夏目漱石著 ；侯咏馨译. — 北京 ：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，2021.12
ISBN 978-7-5699-4454-9

Ⅰ. ①孤… Ⅱ. ①解… ②夏… ③侯… Ⅲ. ①短篇小说－小说集－日本－现代 Ⅳ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1）第221872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21-4454

本书译文经北京阅享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代理，经好室书品策划由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。

孤独实验

GUDU SHIYAN

主　　编 | 解　璞
著　　者 | [日] 夏目漱石
译　　者 | 侯咏馨

出 版 人 | 陈　涛
策划编辑 | 陈丽杰
责任编辑 | 田晓辰
执行编辑 | 关菊月　来怡诺
责任校对 | 凤宝莲
封面设计 | RECNS
封面插画 | 白中南
版式设计 | 段文辉
责任印制 | 訾　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://www.bjsdsj.com.cn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邮编：100011　电话：010-64267120　64267397
印　　刷 | 河北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　电话：010-60247905
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）
开　　本 | 880mm×1230mm　1/32　印　　张 | 6.25　字　　数 | 89千字
版　　次 | 2022年4月第1版　印　　次 | 2022年4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 | ISBN 978-7-5699-4454-9
定　　价 | 45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对人际关系与人心的反复思索

——话说夏目漱石



一般而言，能读英文书者，则无法读汉文书；能读汉文书者，则无法读英文书。两者皆通的你（夏目漱石），堪称千万中选一。

正冈子规，俳句作家

夏目漱石的文学以想象力建构文学空间，他自始至终坚守正统客观小说的写作方法，作品具有极强的思想性与伦理性，与同时代盛行的自然主义有着鲜明的差别。他的小说呈现了东方与西方的裂痕、爱与自私、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忧虑等与现代人的生命与处境息息相关的主题，广受读者喜爱。

三好行雄，日本文学学者

我认为夏目漱石的小说除了前期的作品，其实全都是侦探小说，或者说是一种推理小说。虽说漱石的作品与小林秀雄曾形容过的《罪与罚》这样的精神侦探小说性质迥异，但我觉得除了前期的作品，其余都属于精神上的侦探小说。

吉本隆明，文学评论家

《三四郎》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作品。夏目漱石的才华令人惊叹，铺陈伏笔的方式堪称一绝。我虽已经读过二十次以上，但每次重读，还是会有新发现。

茂木健一郎，脑科学专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总序 『雕心镂魂』的异色经典

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　解璞

潜藏于内心的幻想与憧憬，是现实背后更深层的“现实”，而这些不可见的“现实”，才是驱动外在现实的真正力量。

本次出版的“日本异色文学经典”这七本书的作者在初登文坛时几乎都是非主流作家，其中一些作家在死后才逐渐受到关注与好评。而如今，他们的创作已成为代表一个时代、一个流派的文学经典。

他们活跃的时代不同，面貌各异，但都不断探索着超自然、非理性的奇幻世界，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文字本身的灵性与美感。按年代顺序，他们依次为夏目漱石、泉镜花、小川未明、谷崎润一郎、冈本加乃

子、梶井基次郎、织田作之助。前两位属于明治作家，包括泉镜花在内的中间三位作家跨越了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个时代，最后三位则属于昭和作家。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点，特别是后六人几乎都与漱石有过交往或联系。

以下将他们的文学交往与创作特色连缀起来，简略绘制成一幅奇幻文学的地图。

“梦幻派”的漱石与镜花

评论家小山鼎浦曾谈到镜花与漱石本是面貌大相径庭的作家，但二者都具有“梦幻派”的特质。他在《神秘派、梦幻派与空灵派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谈起梦幻派的特质，最为恰当的回答便是世间所谓的‘浪漫’一词。他们重视空想，重视情意，他们以超现实的联想唤起读者的兴致，让其翱翔于梦幻之地，深深地触及人生的真实，并在不经意间传达出沉痛的讯息——这便是梦幻派之本领，泉镜花与夏

目漱石同为拥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诗魂与文才之人。”他敬仰漱石的学殖，更希望读者去敬重他的诗魂，并高度评价了漱石的初期作品，敏锐地指出漱石与镜花各自的特色：

尽管文章（《漾虚集》里的作品）有长短巧拙之差异，但贯穿着同样的色彩，光辉炫目。他的情调不像镜花那般浓艳、那般富丽，而是带着简素之色、蕴含闲寂之韵，这应是其自身俳趣的流露。他独特的幽默或许也源于其长期以来俳句趣味的修养。总之，尽管镜花与他有所不同，但他们都或追求空想，或追溯直觉，在现实之中看到奇异，在梦幻之间看到真实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的确堪称同类作家。镜花与漱石，虽然其才有高下之差，但都具有优秀的诗魂……我们深切希望这些梦幻派的佼佼者不要做无益的滥作，愿他们建造雕心镂魂的纪念堂……

这是漱石初登文坛约一年半后获得的评价。与《我是猫》摹写现实、批评现世的笔法不同，《漾虚

集》等作品在现实与幻想中往复，与此后的《梦十夜》《永日小品》等短篇共同构成漱石文学的“低音部”（评论家江藤淳）。漱石将《我是猫》与《漾虚集》的创作戏称为“写信”与“写诗”，后者更耗费劳力（1905年12月3日致好友高滨虚子的书信）。可见，以上称赞漱石与镜花文学是“雕心镂魂的纪念堂”等评价，所言不虚。

从年龄来看，漱石的参照对象本不应该是泉镜花，而应该是其老师尾崎红叶。漱石比尾崎红叶年长约一岁，但红叶却比漱石早两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（今东京大学）。此后，红叶从国文系退学，1885年与幸田露伴共同创立“砚友社”，开启了文坛的“红露时代”，成为拟古典派文学的大家。1897年发表代表作《金色夜叉》，更是风靡一时。漱石之妻夏目镜子在《追忆漱石》里谈到，漱石读过《金色夜叉》后不服气地说道：“你看着吧！这种小说，连我也能写！”

1903年，漱石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不久，年仅35岁的“砚友社”盟主尾崎红叶因胃癌去世。1904年12

月，漱石应高滨虚子之邀，开始创作写生文，1905年从1月到11月连续发表包括《我是猫》（第一回）、《伦敦塔》、《卡莱尔博物馆》、《幻影之盾》、《琴之空音》、《一夜》、《薤露行》等七篇小说。漱石这样文思泉涌、不知疲倦的创作中也有些试图超越尾崎红叶的意志吧。

尾崎红叶最器重的弟子就是泉镜花。红叶的父亲为著名象牙雕刻师，镜花的父亲也是雕金与象牙的工匠，母亲则出身于能乐世家。二人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如雕刻工匠一般，到了“雕心镂魂”的程度。相似的家世背景与艺术气质，让师徒二人虽相差五岁，却情同父子。这一关系后来也投影于泉镜花的创作中，让其在女性与父权之间挣扎摇摆。

泉镜花比漱石小六岁，从文坛资历来看，他却比漱石早近十年。二人之间也存在有趣的交流。例如，1905年漱石在《我是猫》里借用了泉镜花的《银诗笺》，对其作品颇为赞赏。泉镜花在1917年追悼漱石的文章里，也谈到1909年二人初次见面的情形。当时，漱石已是《朝日新闻》的专职作家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收入颇丰；泉镜花虽为流行作家，收入却不稳定。1909年，漱石在写完《后来的事》以后，便准备去中国与朝鲜旅行。为补空当，他将《朝日新闻》的小说连载暂时拜托给泉镜花，这便有了此后的《白鹭》（1909年10月—12月）。就在8月漱石即将起程前，泉镜花突然拜访漱石，请求预支稿费。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：

（漱石）看上去十分忙碌，但我们聊得却很从容。因为他是江户儿，也不会絮叨；我说一半话，他便明白了，真是干脆利落……在亲切之中自然流露出高雅的品格，虽让人感到不必客气，却又不失礼。我与他对坐着，就仿佛忘记暑热一般，真是清爽洁净之人……我平时就非常喜欢夏目先生的、那个夏目金之助的字，字的形、字的姿态、音与音的声响。夏目先生、金之助先生。虽然有些失礼，还想叫您一声：阿金！真是难免让我这旁人恋慕啊！

二人见面或许仅此一次，但初次见面便能够做

到“我说一半话，他便明白了”，而且这话题还是关于借钱的事。无论是坦率求人的镜花，还是爽快答应的漱石，都堪称“清爽洁净”，由此可见他们互相欣赏、意气相投的愉快往来。

这与泉镜花和谷崎润一郎的交往形成有趣的对照。讲究洁净的泉镜花与不拘小节的谷崎润一郎气质相差甚远，却更为亲近。前者对文字与食物都有洁癖，后者却是酷爱享乐的美食家。传说泉镜花有“言灵”信仰：他创作前要在稿纸上洒清水，还把“豆腐”的“腐”字写作“府”等。小林秀雄也指出：“对文字力量的彻底信仰，成为泉镜花的最大特色。文章是这位作家唯一的神。”另外，因为他在30岁前后患过痢疾，对食物也有洁癖。一次，他与谷崎润一郎同吃火锅，由于等待食物熟透才肯吃，结果鸡肉被对方抢先吃掉，让他不得不在火锅里划分“领地”。这样的趣闻侧面反映了二人交情甚佳，也反映了二者对待文学与生命的不同态度。

谷崎、镜花笔下的女性美

谷崎润一郎在追悼泉镜花的文章《纯粹“日本式”的“镜花世界”》中谈道：“晚年的镜花先生难免有落后于时代之感……但在他已故去的今天，他的著作却又增添了历史意义，焕发出古典文学的光彩。我们应该像读近松与西鹤的作品那样，从与之相同的眼光去窥探这位跨越明治、大正、昭和三代的伟大作家的独特世界。”他指出“镜花世界”的特色在于：尽管描绘异常的事物，却无病态之感，“有时候看似神秘、奇异、缥缈，但在本质上，他是明朗、艳丽、优美，甚至是天真烂漫的”。

谷崎润一郎对泉镜花的评价标准，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自己的创作。二人都在描绘女性美方面独树一帜。在镜花的《天守物语》里，美与妖异得以绝妙融合，剧本的长台词充满有力的节奏感与丰富的意象。女作家长谷川时雨在《水色情绪》里评价泉镜花说：“我喜欢镜花先生的作品是因为它们可以让我的灵魂脱离身体，飞到莫须有之乡。我们心中感到却无

法做到的很多事情，先生作品中的人物都能够轻易做到……”可以说，镜花文学通过意象美与音韵美唤起了日本读者的集体潜意识，其笔下的女性通常是通过视觉与听觉去感受的。

与此相对，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视觉往往被抑制，作品里的女性更多是通过触觉、听觉，甚至味觉等去感知的。《盲目物语》着力描绘了盲人对女性身体的触觉与自己精妙的歌声，而作品在其歌声里也融入了多样的官能美：

你呀你
是霜是霰还是初雪呢？
在寒冷彻骨的夜里
消逝无踪……
若送你腰带
可别怪我送系过的腰带
腰带啊，系着系着
宛如你的肌肤

比起视觉美，谷崎文学更着力描绘触觉、听觉、味觉等。男性人物往往在盲目以后、在阴翳之中，才终于体味到肌肤的柔润、声音的美妙等女性特有的美与生命力。此外，泉镜花与谷崎润一郎都继承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精髓，并让其焕发出新的光彩。例如，《痴人之爱》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有着西洋式的名字与容貌，但其人物关系的本质却更接近《源氏物语》的“好色”传统。《痴人之爱》《刺青》《春琴抄》等作品里反复出现同一主题：女性经历深刻的疼痛，获得美的力量，成为让男性跪拜的残忍女神。在谷崎文学中，女、性、美的绝对力量成为潜藏于现实背后的驱动力，升华为男性的宗教信仰。

比起明亮，更爱阴翳；比起震灾后的关东，更爱美食丰富的关西；比起父权，更崇尚母性的力量——这样的谷崎文学，与漱石文学一起对此后的文坛也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梶井：交织的身心感觉

关西出身的梶井基次郎在给朋友的书信中，曾经自称“梶井漱石”“梶井润一郎”。在《K的升天——或K的溺死》的结尾，K的身体被海浪推来推去，而他的灵魂则“向月亮飞翔而去”。K、影子、月亮、双重人格等主题，与漱石文学一脉相承。《黑暗的画卷》对比了自然与人类都市的夜晚，与“有点儿肮脏”的都市夜晚流转的电灯光相比，作者更愿意沉浸在黑暗里深邃的安心中。这也继承了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主题。

在梶井基次郎的文学作品中，比起具体人物与现实事件，更多的是敏锐的感受力与丰富的意象。视觉、触觉、味觉等相通的身体感觉，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状态，成为其文学作品的魅力之一。

织田、冈本：市井之间的夫妇之爱

同为关西作家的织田作之助，通过描绘大阪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